



虜 俘

法國短篇小說

李青崖譯

法國短篇
敵愾小說

俘

虜

etc.

都德莫泊桑左拉
原著
李青崖選譯

開明書店印行

1936

民國廿一年一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五年四月再版發行

實價法幣

(外埠酌加寄費)

“虜俘”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翻譯者 李 青 崖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四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交通路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S2202B

寫在俘虜的前面

這本短篇小說集一共包括十三篇，都是從法國自然主義幾位大師的集子裏選譯出來的；牠們的內容，都是和一千八百七十年的普法之戰有關的事，而且都是在戰事結束以後寫的——有些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如都德諸篇；有些在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如莫泊桑諸篇；左拉一篇則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以普法之戰的本事而論，其原因上的錯綜複雜，固然不是由簡單的皮相可以了然；不過從結果上看來，法國那一回因為戰敗，竟在國本上受了一個空前的打擊。

我們權且查一查世界近百年史罷。在普法之戰以前，法蘭西第二帝國真過過十多年自命為何等強盛昌大的好時代。牠不僅在歐陸握過大部分的霸權，在非洲得到許多新的屬地，而且兵力遠遠及中國，破過我們的首都北京；又遠及美洲，設立過墨西哥帝國。

當時，由牠的皇帝拿破侖三世數到牠全國的人民，幾乎沒有一個不抱着不可一世的對外雄心；不過這可叫他們忽略了內政上的腐敗和浮腫，所以那年八月普法之戰一起，法軍就接二連三地大敗下來，不到一個月功夫，拿破侖三世竟在師丹豎起降旗，普軍也就幾乎立時直逼巴黎城下，終於在次年一月下旬實地占領，後來把割地賠款的帝國主義式的手段全套兒壓在法國身上，才算是彼此講了和，把這件事告個結束。

這半年所生的變化，自然叫當時的法國人起一種突如其來的今昔盛衰之感；不過這些最叫我們——今日的中國人——望着慚愧的，就是當時的法國儘管打敗仗，儘管割地賠款，可是在這半年之間，真有過許多可泣可歌的經過。譬如兩軍接觸之初，法軍之敗，都是從血戰巨創之後才退避的；（巴柴恩上將軍一軍除外）巴黎之降，是經過四個月多的困守，直到糧盡援絕才開城的。並且以巴黎而論，師丹的惡消息一經傳來，城裏的國民防禦隊在次日午後，就推翻了帝制，宣布共和，組織國防政府，實行設防，聯合全城的居民來共同固守巴黎之外，既有瓦洛河流域的第一第二兩軍及北軍等組織以救巴黎，

之圍；後有東軍之組織，固守貝爾佛城以分普軍之力，尤其那些隨地起義的義勇隊和民兵，竟叫普軍有「炎夏的蠅羣擾人」之感，儘管終於不振，然而倘使當時的法國人不把國家的和種族的存滅興亡，看作自己的個人切身利害，肩起做國民的責任心，那裏會有這樣有計畫有秩序並且能普及能持久的壯烈勇毅的自衛手段！像他們既不自暴自棄更不自私自利，真是立國的一種精神：可見得他們在普法之戰以後四十多年，仍然能毅然地收回以前的失地，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事！

我們今日對於國家和種族的責任心是怎樣的？我們何妨看看人家的歷史罷！

也許有些人，會把人家的歷史，認為過於整個的過於專門的和過於帶教訓意味的東西。這種說法，我們不必在這裏討論牠的是非，不過我們卻不妨避開那三個論點，另外尋些比較片段的，比較普遍的，並且比較富於感動意味的東西，來給大家看看。這本短篇小說集裏的十三篇，就是根據這三個比較云云選譯的。牠們的作者抓住了那個時代裏的某一些故事，用客觀的或者印象的方法如實地描寫出來，儘管每篇祇有少數的人，簡

單的事和短促的時間，然而其中的感動意味之富，很容易叫我們認清楚當時法國人對於國家和種族所懷的責任心。

曹君禮吾在兩年之前，就勸我把法國自然主義的短篇傑作選譯若干篇，編為青年的課外讀本，當時我雖然定了一個計畫，選了好些文章，並且又照內容分了多少類，可是終於幾乎沒有動手譯過甚麼。今年夏天，吳君且岡從北平譯了都德的幾篇短篇給我，我才回憶到從前的計畫還沒有實行，於是先把從前在都德、左拉、莫泊桑三家集子裏選定的那些談普法之戰的短篇小說譯出來，再把且岡譯稿中的兩篇略加刪訂，合攏來集成這本集子；集中各篇的先後次序，是依據意義的淺深和結構的繁簡做標準的，而不依據作者誕生的先後；我想這樣的排列，對於讀者或許便利一些。集子的名稱，是葉紹鈞、章錫琛和夏丏尊三君共同商定的，意思就是可以顯得出打仗的空氣。朋友們如此替我分勞，是一件很應當感謝的事！

，
李青崖記。

目錄

都德

最後一課	……	三
陪審官的夢	……	三
小奸細	……	二
柏林之圍	……	三
不爭氣的兒子	……	四
掌旗官	……	七
那一局臺球	……	七

莫泊桑

兩個朋友	……	七
米龍老丈	……	九二
一場決鬪	……	一〇五
俘虜	……	一二七
哼哼小姐	……	一四三
左拉		
水磨之戰	……	一六七

都

德

最後一課

——阿爾薩司某童子的記載——

那天早上，我去學校已經很晚了，心裏很怕挨罵，加以哈美爾先生早就對我們說過要拿動詞的分詞變化規則考我們，而我呢，連一個字都不記得。忽然來了一個主意：就是缺課並且從田裏頭逃。

天氣是那樣熱的，那樣晴的！

我聽見那些呼春鳥在樹林子的邊兒上叫，又聽見那些普魯士兵在鋸木廠後面的李佩爾的草場裏操演。這些事情之引誘我，可比分詞規則之引誘來得厲害得多；不過我有制住自己的力量，所以我終於很快向學校裏走。

走過村政公所前面，我看見那裏有些人停在那個貼佈告的小鐵絲盒子跟前。兩年

以來，種種的壞消息都是從那裏傳到我們跟前來的，甚麼打敗仗，要派人當兵，德國官府的命令之類；於是，我一面走一面想：「又有甚麼事呢？」

隨後，我正跑着穿過公所前面的廣場，那個做鐵匠的華石兌爾，本來帶着他的徒弟在那裏看佈告，這時候他對我喊道：

「你用不着這樣性急，孩子；你到學校裏總還夠早呀！」

我以爲他故意譏諷我，便沒有理他，後來我跑進哈美爾先生的那個小教室，自己已經是很氣喘的了。

平常，在剛剛上課的時候，總有一陣大的嘈雜聲音，連街上都可以聽見，開桌子蓋的聲音，關桌子蓋的聲音，大家故意很高地一齊讀書，高得各人掩住各人耳朵，免得鬧昏自己的聲音，先生拿那根粗戒尺在學生們桌上拍的聲音，和先生喊着：「放肅靜一點！」的聲音。

我本打算趁着這樣的嘈雜，就三不知地趕到我的坐位上，不過那一天，恰巧甚麼都

是安安靜靜的，和星期日的早上一般無二。從那合開着的窗子口邊，我望見我的同學們已經在各人的位子上坐好了，又望見哈美爾先生夾着那根可怕的鐵尺在教室裏踱來踱去。我非打開教室裏的門，在這個鴉雀無聲的環境裏走進去不可。你們想想罷，我那時候是不是面紅，是不是害怕！

沒有喲。哈美爾先生瞧着我，並沒有發脾氣，並且很從容地向我說：「快點坐到你的位子上去，佛朗慈；我們差不多不等你來就開課了。」

我三步兩腳走到我那條櫈邊，立刻坐在我那張有蓋的桌子跟前了。隨後我僅僅剛好放下我的恐懼心，就看明白我們的老師，穿上了他那件綠的方襟大禮服，和他那件釘着許多摺得很好的花邊的襯衣，又戴上了他那頂繡花黑緞的平頂圓帽，素來他要到考察或給獎的日子，才用這些行頭。此外，整個的教室裏面，有一種非常的和莊嚴的意味。不過那叫我最喫驚的，就是教室最後的幾排櫈上，素來本沒有人坐，現在卻坐着本村裏的一些人，那個帶着三角帽的老郝武司，從前的村長，從前的郵差，和許多許多傍的人，他們

都安靜得和我們一樣。這些人像是發愁的；郝武司還拿着一本破了邊的初級法文課本，在自己的膝頭上攤開，並且拿他那副粗邊的眼鏡斜斜地放在課本上。

我瞧着這一切正在那裏喫驚，哈美爾先生已經上了他的講座，並且用他剛才款待我的那種又從容又沈重的同樣聲音向我們說：

「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命令從柏林來了，凡是在阿爾薩司和羅雷英各處的學校裏，從今以後祇教德文……新的老師明日就到。今天是你們法文課的最後一課。我央求你們好好兒留心。」

這幾句話駭倒了我。唉！可憐，剛才在村政公所前面佈告的，就是這件事。

我的法文課的最後一課……

而我呢，我那時候剛剛才學會寫幾個字！以後我永不會再學了！祇能夠停在那裏不長進了！我現在真追悔那失掉了的光陰，那些曠掉了的課，從前因為要到沙耳河邊去玩水去掏鳥窠！剛才我覺得我那些書，文法書和神聖的歷史，是那樣討厭的，那樣重得不

好搬的，現在都是我的老朋友了，分起手來真是傷心。哈美爾先生也一樣。我想到他就要走，想到自己以後會看不見他，這一來就叫我忘了他從前對我而施的懲罰。

可憐的人喲！

就是爲着這最後一課，他才穿上他平常要在星期口才穿的衣裳，並且我現在懂得村裏的那些老人家，何以都坐在這個教室的那端的緣故了。這像是說他們很悔自己從前沒有常來，常到學校裏來。這也像是他們對於我們這位老師忠心服務四十年的，一種道謝的方法，和對於這塊已經斷送的土地的一種盡義務的方法……

我一心正思索這些事，忽然聽見有人喊着我的姓名，原來是輪到我答話的當兒了。這種素來著名怕人的分詞規則，我真應當從頭至尾高聲朗誦，一字不錯地背出來；但是我說了幾個字就弄不清楚了，祇立在我的坐櫈跟前左搖右擺，心上亂跳，不敢擡起頭來。我耳朵裏聽見哈美爾先生向我說話了：

「我今天不來說你，佛朗慈，你應當夠受了……道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每天總說：

「有甚麼要緊！我很有時間。明天再學罷。」你看見今天的事了……唉！我們的阿爾薩司，素來總把牠的教育推到明天，真是大不幸啊。現在這些人都有權責備我們：『怎樣！你們自稱是法國人，但是你們對於自己的國語，既不會說，也不會寫呀！』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可憐的佛朗慈，頂有錯處的還不是你。我們大部分人都要怪自己不好。

「你們的父母，也不誠心要看見你們受到教育。他們情願送你們到田裏或者紡織廠裏做工，去多賺幾個銅子。說到我本人，我難道一點沒有要怪自己的地方嗎？以前我不是常常叫你們澆我園子裏的花，去代替讀書嗎？有時候我想去釣幾尾鱸魚，不是老起面皮給你們放假嗎……」

隨後，從這一件跳到那一件，哈美爾先生開始對我們談起法文的好處了，說是這種語言文字，在世上是最漂亮的，最清楚的，最堅固的：在我們之間，應當保存牠，永遠不要忘記，因為，一個民族在降為亡國奴的時候，若是他們能夠保存他們的語言文字，就彷彿自己握着那個關自己的監牢的鑰匙一樣，將來總可以恢復自由……隨後，他取了一本文